



# 列宁的故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列宁的故事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 列宁的故事

伏尔 冥  
〔苏联〕艾 尔 德 曼 著  
格布里罗維奇  
郑雪来 刘辽逸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公厘<sup>1/32</sup>·印张3<sup>1</sup>/<sub>2</sub>·插頁2·字数: 65,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61·223 印数: 1—20,150册

定价: 0.38元

М. Вольпин Н. Эрдман Е. Габрилович  
РАССКАЗЫ О ЛЕНИНЕ

故事之一根据作者手稿譯出。故事之二根据  
《格布里罗維奇电影剧本选》苏联艺术出版社1959年版譯出。

###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含两个故事，分別描述列宁1917年夏在拉茲里夫的一段经历，以及他逝世前在哥尔克村的生活。故事内容除参照历史事实外，作者們也根据自己的創作想象作了补充。与那些以史詩規模表現列宁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不同，本書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抒情的格調再現了伟大領袖一生的几个片断，为艺术作品中列宁形象的刻划揭示了新的方面。

統一書號：10061·223

定 价： 0.38 元

## 目 次

穆欣的功績..... (1)

最后的秋天..... (61)

(11/34) 7

# 穆欣的功績

(故事之一)

伏尔宾 著  
艾尔德曼

郑雪来 译

17. 2

17. 2

17. 2



1917年7月5日。

面包鋪，招牌上画着金黃色的“8”字形小甜面包。一长列排队的人站滿整条胡同。从面包鋪里走出来一个老妇人，她头上兜着头巾，身穿一件磨破了的短短的女大衣，手里提着个大籃子——典型的彼得堡中等人家的女仆。

“对不起，女公民，借問一声，还有面包嗎？”一位戴圓頂礼帽的先生彬彬有礼地問。

“卖完了，”妇人有点粗魯地回答一声，沿胡同走去。

拐角处跑出来一个卖报小孩。

“《評論报》，《評論报》！布尔什維克的武装叛乱給鎮压住了！”

“喂，《評論报》，”妇人截住那小孩，从他手里买了一份报。

“《交易所新聞》！早晨刚出版的！列宁的計劃失敗了！彼得格勒街上发生战斗！”出現了另一个卖报的小孩。

妇人也向他买了一份报。

“《一戈比》报！两戈比一份！紅旗下边的黑暗勾当！列宁的奸細行为！街上的尸首！”又有一个光脚板的小孩手舞足蹈地喊道。

“喂，一戈比，你过来呀，”妇人把他叫到跟前来，付了錢，向前走去。她走出到大街上。

“《真言报》！列宁，加涅茨基和他們那一伙是奸細，”一个从大清早就喝醉了的流浪汉，手里抱着一捆报纸，滿街大叫大嚷，为了吸引过路人的注目，还唱出一段流行的諷刺歌曲：

列宁从列車里出来，  
教大伙把自由取得，  
这样他就从威廉手里  
領到了两百万馬克。

“喂，你唱些什么？你想想看，你唱些什么？”妇人在流浪汉面前停下来，說道。

“嗨，女公民，咱們現在有言論自由唄，人家叫唱什么，就唱什么。列宁从列車里出……呸，他媽的，就象是灌飽了啤酒，嗓子眼都哑了。”

“你的嗓子一点也沒哑！給一份报吧，”妇人把报纸塞进了提籃，繼續往前面走去。

彼得格勒公寓的一間陈設簡陋的房間。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这是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在摆桌子，准备早

茶。

克魯普斯卡婭兩手捧着煮沸的茶炊走進飯廳。

“唉，你怎麼啦，娜佳，”瑪麗婭·伊里尼奇娜趕忙沖到她跟前來，“難道你搬得動這麼個重傢伙？！”

“噓……他好像還在睡，”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朝門那邊努了努嘴，輕聲細語地說，然後小心翼翼地將茶炊放到托盤上，“夜里三點鐘才回來的。”

起先是在買報紙的那個女仆，手里拿着提籃走進房間里來。

“弄來了六個小麵包。我買完就沒有啦，運氣多好，”她興高采烈地說。

“噓……”兩個女人都向她直揮手，用眼睛指指閉着的房門。

門開了，列寧迅速地從臥房里走出到飯廳來。

“早上好，娜秋莎。早上好，瑪妮莎。早上好，叶弗羅西尼亞·伊凡諾芙娜。報紙帶來了嗎？”

“嗨，這些報紙呀，”叶弗羅西尼亞·伊凡諾芙娜嘆了一口氣，把那一大迭報紙遞給列寧。

“沃洛佳，你還是先喝茶吧，”瑪麗婭·伊里尼奇娜把斟滿了茶的杯子擺到桌上。

“就來，就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翻着報紙。

“《真理報》在哪兒？”

“沒買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賣報的我問遍了，都沒有。”

“不会是这样的。昨天夜里三点鐘，我离开編輯部的時候，版都排好了。我們的發行工作一向很守時刻，您准是偷懶，沒走到地方。”

“請您相信，我什麼地方都找過了。”

“不，我不能相信您這個話，叶弗罗西尼亚·伊凡諾芙娜，

“那您隨便吧，”叶弗罗西尼亚·伊凡諾芙娜不勝委屈的樣子走出飯廳，甚至還把門關得砰的一响。

“沃洛佳！”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責備地說。

“怎麼，娜佳？”列寧很快地回過身子看着她。

“你知道，我和叶弗罗西尼亚·伊凡諾芙娜說好了，要先買報紙……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先買報紙……回頭再買這些個小麵包。

“沃洛佳，都快冷了，”瑪麗婭·伊里尼奇娜指了那杯茶。

“就來，就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攤開報紙。

“這些人，扯謊扯得還有個邊沒有！娜佳，瑪妮莎，你們聽着。‘列寧，加涅茨基和他們那一伙，都是間諜。’”

瑪麗婭·伊里尼奇娜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從自己位子上跳起來，奔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身旁，俯身看報。

“喏，喏，喏，這倒是個新花樣。‘我們，在底下簽名的人，’”列寧念着，“‘格里高里·阿列克賽耶維

奇·阿列克辛斯基，第二国家杜馬前任議員……’這  
造謠的老手这回到底有用了。好的！”列宁繼續念：  
“‘据德国參謀本部軍官們透露……目前在俄国进行煽  
动宣传的是德国參謀部的間諜……斯柯罗皮斯—尤杜霍  
夫斯基和列宁。’”

“沃洛杰尼卡，这怎么回事？”娜捷施达·康斯坦  
丁諾芙娜甚至都有点茫然了。

“他們簡直是失去廉耻啦，”瑪丽婭·伊里尼奇娜  
憤憤地說，

“你把他們估計太高了：他們从来就沒有有什么廉  
耻，”列宁說，繼續念下去。“‘这笔煽动宣传的經費經  
由……柏林的某些受委托的人……通过葯剂师公会……  
汇到彼得格勒的西伯利亚銀行，他們在那儿的活期存款  
經常在二百万卢布以上。’”

“这个謊的确扯得沒边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  
諾芙娜說，

“我特別感兴趣的是这个附注，”列宁清晰地念起  
来：“‘限于技术条件，正本的文件我們将在今后补充  
发表。’”

“当然罗，还来不及假造，”瑪丽婭·伊里尼奇娜  
說。

“可我們对这种下流的行为，需要立刻回答。現在  
就回答，”列宁朝自己的房間走去。

“沃洛佳，茶呢？”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提

“就来，就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着，並沒有停住脚步。

传来門鈴声。

“誰这么早就来呀？”列宁說。

斯維尔德洛夫走进房間。

“啊，雅可夫·米哈依洛維奇！”

“您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您好，瑪丽婭·伊里尼奇娜，”斯維尔德洛夫握了握他們的手。

“有什么消息？”列宁問。

“消息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不好。昨天夜里，您离开以后半小时，哥薩克和波罗夫采夫士官生就搗毀了《真理报》編輯部。”

“啊，原来这样！……”

“所以中央認為，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馬上轉入地下。这些年青家伙随时都可能来抓您的。咱們走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維尔德洛夫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列宁肩上。

“您不把茶喝了，我哪儿也不去。我敢肯定您還沒吃早飯。”

“饒了我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不，我的爷，不能饒，”列宁几乎是强制地硬把一杯茶塞到斯維尔德洛夫手里。“还有小面包，吃个小

面包吧，这面包太好了。”

斯維尔德洛夫不顧燙了嘴，匆匆忙忙地把茶咽下。

“沃洛佳，你喝吧，”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不知是第几次对列宁这样說了。

“就来，就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机械地回答着，急匆匆地瞧了瞧报纸，就把这些报纸塞到雨衣口袋里去。

“象雅可夫·米哈依洛維奇一样，先吃点东西吧？过后再走。”

“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列宁吻了吻妻子，吻了吻妹妹，走了。

“再见，同志们。新的地址我会通知你们，”斯維尔德洛夫跟着列宁走出去。

列宁和斯維尔德洛夫走下楼梯。

“連印刷所也給搗毀了？”

斯維尔德洛夫点点头。

“这些坏蛋，”这时列宁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了。

“請等一会，”他对斯維尔德洛夫說了一声，快步奔上楼梯，按着自己家的門鈴。

开門的是那女仆。

“叶弗罗西尼亚·伊凡諾芙娜，”列宁說，“我應該向您道歉，我錯了。今早您的确沒法买到这报纸。請千万別生我的气，”說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沿着楼

梯跑下来。

一輛卡車沿着夜色蒼茫的彼得格勒轟隆隆地飛馳。座倉里，司機身旁坐着中尉巴雷謝夫。卡車上裝載着士兵，還有幾個士官生和准尉。卡車在寬闊的馬路上狂奔，然後拐向旁邊街道，在一座四層樓房屋的門口煞住。

人們敏捷地從車上躍下，咔嚓一聲上好槍門，這一小队人跟隨着軍官，消失在門里边了。只有一個非常年輕的小兵在一輛小汽車旁停下。他徒勞無益地想把子彈裝上膛。

“你那里怎么啦，穆欣？槍卡壳了？”留小胡子的司機從座倉里探出腦袋。

“卡壳了。也許您有辦法吧，舒莫夫同志？”穆欣把他的步槍遞給司機。

“瞧你跑得這個樣。怪里怪氣的！”

“我得準備放槍啊。”

“放槍？你放槍打誰？”

“打間諜。據說那里頭就是他們的老巢。連炸彈都預備好了。這些人可厲害得很。”

烏里揚諾夫家吃飯的房間。房里給搞得亂七八糟。士官生和兵士們在那里面奔來竄去。他們打開餐具櫃的門，拉出抽屜，翻動窗簾，扯下台布，往桌子下面瞧，



两个兵士費了好大气力把一个土耳其式沙发的沉重的坐垫抬起来，接着又把書、筆記本和報紙扔得滿地都是。

过道。准尉和两个士官生在过道上走着，瑪丽婭·伊里尼奇娜跟在他們后头。

“这是什么？”准尉站住，指了指門。

“貯藏室，”瑪丽婭·伊里尼奇娜說。

“打开！”准尉命令道。

士官生捏着把汗打开門。貯藏室里摆着一个洗衣盆和一个用繩子捆着的小筐。

“搜查，”准尉又下了命令。

士官生跑上去把繩子解开。

“如果你們是来找列宁的，恐怕未必能在这个小筐里找到他吧，”瑪丽婭·伊里尼奇娜譏諷地說了一声。

列宁的書房。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和巴雷謝夫中尉在書房里。

“这么說你肯定列宁公民确实是离开了这里，”中尉焦急起来。

“是的，你們在这儿是白搜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平靜地說。

“你敢說他最近不能回到这里来嗎？”

“他不会回来。”

从前室传来刺耳的門鈴声。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諾芙娜一震，从座位上跃起，